

Study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Fangjia Village, Urumqi County

Yu Ding

School of Economy and Trade,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Email: dingyu10b@mails.ucas.ac.cn

Received: Dec. 14th, 2012; revised: Jan. 7th, 2013; accepted: Jan. 19th, 201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angjia village, Urumqi county in Xinjiang, the thesis studies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s on the lifestyle of destination residents by making use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impacts mainly reflected in 17 aspects of 4 divisions such as: family lifestyle, consuming lifestyle, leisure lifestyle, communicating lifestyle. The lifestyle of destination residents in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age, family annual income and occupation exists differences affected by farm house enjoyment.

Keywords: Farm House Enjoyment;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Lifestyle; Xinjiang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以乌鲁木齐县方家庄村为例

丁宇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乌鲁木齐
Email: dingyu10b@mails.ucas.ac.cn

收稿日期: 2012年12月14日; 修回日期: 2013年1月7日; 录用日期: 2013年1月19日

摘要: 以新疆乌鲁木齐县方家庄村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研究了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等4个维度的17个方面; 不同的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和职业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受农家乐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 农家乐旅游; 旅游目的地居民; 生活方式; 新疆

1. 引言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 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近年来, 乡村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已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刘振礼^[2]在1992年对河北野三坡风景区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问卷调查。李经龙等^[3]搜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 从旅游对旅游地居民

在价值观、个人行为、家庭结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宗教、语言、健康和文化的变化予以论述, 并就影响程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 叶玉洁^[4]以阳朔县为例, 对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影响做了实证研究; 章锦河^[5]指出旅游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 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定性分析, 迄今为止, 尚未见有国内学者采

用量化的指标体系,对发展旅游给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旅游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的记录。更多地借鉴并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加强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衡量指标和分析因子的研究是今后的方向^[6]。同时,关于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研究则鲜见^[7]。

农村居民“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构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8]。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对建设和谐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意义深远。因此,“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指标体系

农家乐旅游是一种新兴旅游项目,以农业、农村、农事作为载体,主要利用庭院、鱼塘、果园、农场等场地,利用城郊和旅游景点的周边,以展示民族风情和民俗农事为特色、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特色乡村旅游形式。近年来,新疆部分农村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地方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9]。

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涵盖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劳动生活、闲暇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8]。

目前,国内关于“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有限的研究虽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研究影响居民生活方式的指标,但存在以下不足:多采用描述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研究对象被试数量小,且多数研究仅关注某一特殊人群;研究工具有局限性,大多采用国外编制的《生活方式量表》,缺乏具有较高信、效度能准确反映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评价量表^[10],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评价体系。本文在查阅、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借鉴符明秋^[10]的研究,将居民生活方式归结为家庭生

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等4个方面,并设计了相应的评价因子(表1)。

3. 研究概况

调查区域。新疆是我国的农牧业大省,同时也是“农家乐”旅游发展较早的省区,发展“农家乐”旅游具有很好的前景。乌鲁木齐县作为首府乌鲁木齐唯一的城郊县,又是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农副产品生产功能、农业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都使得当地具备了发展“农家乐”旅游的强大优势。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方家庄村是进入水西沟风景区旅游区的门户,距乌鲁木齐市仅38公里,2008年全村149户村民,常住人口610人。2002年未开发旅游前该村村民大部分是农业种植户,人均年收入2600元。2003年6月,方家庄村采取原址改造、无偿拆迁的方法,投资2700多万元整体改造为水西沟农家乐示范点。总规划面积43万平方公里,日总接待能力可达6000人。

根据水西沟镇的统计,方家庄村从2003年底开展农家乐以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每年以1000元至1300元速度递增。由2003年的人均收入4574元增加到2008年的1万余元。2007年年底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134万元,其中旅游类就达到636万元,占总收入的56%。

问卷设计。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部分。即旅游目的地居民社会统计特征资料,主要包括农家乐从业人员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等;第二部分为主要调查内容,从日常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和交往生活方式4个方面设计了48个具体题项。这些题项分别描述了在当地开办农家乐后,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产生的变化情况。

Table 1. Appraisal variable of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表 1. 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项目		
家庭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	日常作息	
消费生活方式	生活设施	消费水平	娱乐消费
闲暇生活方式	休养娱乐	传统文化	外来文化
交往生活方式	朋友交往	生意交往	

计量尺度。本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计量, 数字 1~5 表示同意的程度, 其中 5 表示非常同意、4 表示同意、3 表示不清楚、2 表示不同意和 1 表示非常不同意。

样本抽取及问卷发放与回收。本次调查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访谈, 问卷预试阶段。2011 年 10 月 12 日, 对水西沟镇旅游接待部门及方家庄村委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进行问卷预试。第二阶段为问卷调查阶段, 问卷发放采取以户为单位的随机抽样, 帮助被调查者理解问卷并当场收回, 以保证问卷质量和回收率。2012 年 2 月至 3 月, 共发放问卷 1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9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0%。

数据处理。采用 SPSS17.0 和 EXCEL2003 统计分析软件。统计方法: 1) 信度检验, 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 α 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 2)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 3) 因子分析, 用于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统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等), 反映当地居民的基本情况。被调查居民中性别比例女性(58.9%)高于男性(41.1%)。民族均为回族。居住情况多为世居本地, 年龄结构方面以 21~30 岁的年龄段人数比重最大, 占到居民总量的 32.2%。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

中, 均占 36.7%。在开展农家乐之前, 本地居民的经济来源有 75.5%都是从事种地, 收入相对较低。现在有 70%的被调查居民为农家乐业主, 经营农家乐的时间也多在 6 年以上。42.2%的居民家庭年收入在 3~4 万元, 33.3%的居民家庭年收入在 4 万元以上(表 2)。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 SPSS17.0 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 α 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在 95%的置信水平下, 克朗巴哈(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9, 表示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 采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样本有效性, 以 0.01 和 0.05 的置信水平分别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表 3)相关系数 r 的绝对值小于 0.5, 说明各评价指标(维度)具有相对独立性, 量表效度良好。

4.3. 因子分析

在 SPSS17.0 中利用主成分法对构成评价指标的 48 个因子 4 个影响维度进行因子提取, 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共旋转了 80 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以特征根大于等于 1 为抽取原则, 选择题项因子负荷值大于 0.6 为标准, 得到 17 个因子, 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 1(表 4)。

4.4. 总体分析

以选出的 4 个指标 17 个因子正式作为判定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测评因子。对指

Table 2. Sampl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调查项目	特征	频数(n = 90)	百分比(%)	调查项目	特征	频数(n = 90)	百分比(%)
性别	男	37	41.1	职业	种植或养殖业	10	11.1
	女	53	58.9		服务员	7	7.8
年龄(岁)	21~30	29	32.2		屠宰销售	3	3.3
	31~40	25	27.8		其他	7	7.8
	41~50	24	26.7	经营农家乐的时间	3~5 年	44	48.9
	≥51	12	13.3		6 年以上	46	51.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33	36.7	家庭年收入	5000 元以下	17	18.9
	初中	33	36.7		1~2 万元	5	5.6
	高中	24	26.7		3~4 万元	38	42.2
职业	农家乐业主	63	70.0		4 万元以上	30	33.3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 3. 指标间的相关性检验

	日常生活方式	消费生活方式	闲暇生活方式	交往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方式 Pearson 相关性	1	0.454**	0.341*	-0.339*
p		0.000	0.045	0.030

注: **: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Table 4. Factor analysis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表 4.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因子分析

维度名称及题项	总体均值	均值	特征值	因子载荷	克隆巴哈系数
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3.140				0.849
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	3.444		8.793		0.782
睡眠时间减少		3.370		0.868	
饮食内容凑合		3.610		0.902	
饮食不规律		3.700		0.900	
学习时间多了, 聊天少了		2.760		0.817	
家人交流机会变少		2.860		0.688	
更注重保护环境了		4.380		0.790	
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	2.642		6.173		0.577
健身费用增加		2.010		0.840	
打牌娱乐费用增加		1.810		0.889	
孝敬父母费用增加		3.930		0.835	
扶贫济困费用增加		2.810		0.688	
闲暇生活方式的影响	3.250		11.222		0.578
闲时主要是下棋打牌		1.760		0.869	
积极参加培训		4.030		0.717	
吃饭更看重卫生营养		3.960		0.883	
交往生活方式的影响	3.350		8.976		0.544
通常是电话联系朋友		2.940		0.874	
社会关系更广了		3.790		0.811	
同游客保持长期联系		4.500		0.886	
同其他农家乐业主进行交流		4.480		0.817	

标总体进行描述统计, 结果如下:

对生活方式的 48 个题项的影响总体均值为 3.140, 其中题项“同游客保持长期联系”的赞成率最高, 均值达到 4.500, 说明农家乐旅游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而“闲时主要是下棋打牌”的均值最低, 仅为 1.760, 说明在与游客的接触中, 旅游者给目的地居民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信息、新的思维, 使他们开阔了眼界, 人们的休闲生活丰富了, 越来越多的休闲活动取代了以往单一的打牌娱乐, 促进了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 其中题项“更注重保护环境了”的均值为 4.380, “积

极参加培训”的均值为 4.030, 这些表明农家乐旅游对文化层次的高要求能够激发当地居民自觉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 有效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

4 个评价指标中,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消费生活方式总体影响最小, 总平均值仅为 2.642, 说明由于农家乐旅游对居民消费影响要小于其他方面的影响, 农家乐旅游在方家庄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平。其中“孝敬父母费用增加”的均值为 3.930, 说明随着农家乐旅游的发展, 居民的道德观念在不断地提升。在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影响上, 其中“积极参加培训”的均值为 4.030, 说

明通过农家乐的开展，增加了居民参加培训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增长了见识。在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交往生活方式的影响上，“社会关系更广了”的均值为 3.790，说明受农家乐旅游的影响，居民的社交圈不断扩大，人们之间更加的相互彼此信赖。

4.5. 差异性分析

用 SPSS17.0 对样本在 95%置信区间进行单因素分析。假设：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职业不同的目的地居民受农家乐旅游影响生活方式不存在差异。结果显示(见表 5~8)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和职业的不同都对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4.5.1.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受农家乐旅游生活方式的影响差异分析

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总体生活方式的 4 个

指标影响越大。

这一结果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与外来旅游者交流的意愿程度较高。调查中发现近一半的被访者文化素质偏低，提示我们需要提高农家乐经营者自身的文化素质，扩大旅游给居民生活方式带来的积极影响。

4.5.2. 农家乐旅游对不同年龄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分析表明：年龄不同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消费、闲暇和交往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农家乐旅游对 21~30 岁组的居民消费生活方式和闲暇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的影响较大；农家乐旅游对 50 岁以上的居民交往生活方式的影响较显著。

这说明农家乐旅游影响不同年龄居民生活方式的内容不同。影响年轻人生活方式主要是消费和闲暇，这与年轻人求新、求异的群体特点有关；而在生活交往生活方式方面主要改变和影响的是老年人封闭的生活状态。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inhabitant
表 5.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I)受教育程度	(II)受教育程度	均值差(I-II)	差异显著性
日常生活方式	小学	初中	-12.390*	0.000
		高中	-8.021*	0.000
		初中	-8.485*	0.000
消费生活方式	小学	高中	-9.117*	0.000
		初中	-1.591*	0.016
闲暇生活方式	小学	高中	-1.122*	0.048
		高中	-3.059*	0.013
日常生活方式	小学	均值	标准差	F(组间)
		40.091	4.073	55.477
		初中	6.187	
		高中	3.466	
消费生活方式	小学	18.091	7.371	32.516
		初中	26.576	3.260
		高中	27.208	1.744
闲暇生活方式	小学	37.242	2.509	4.138
		初中	38.833	2.751
		高中	38.365	0.812
交往生活方式	小学	35.415	2.742	4.913
		初中	33.108	5.690
		高中	36.167	1.711

注：*表示差异性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05。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different income inhabitant
表 6. 农家乐旅游对不同收入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I)家庭年收入(元)	(II)家庭年收入(元)	均值差(I-II)	差异显著性
日常生活方式	≤5000	3~4 万	-7.362*	0.001
		≥4 万	-9.660*	0.000
	1~2 万	≥4 万	-10.130*	0.006
	3~4 万	≥4 万	-7.135*	0.014
消费生活方式	≤5000	1~2 万	-12.741*	0.000
		3~4 万	-13.625*	0.000
	≥4 万	均值	-15.341*	0.000
		标准差	F(组间)	
日常生活方式	≤5000	40.471	2.982	11.039
	1~2 万	40.000	4.000	
	3~4 万	47.833	8.099	
	≥4 万	50.130	4.930	
消费生活方式	≤5000	12.059	2.135	92.940
	1~2 万	24.800	2.387	
	3~4 万	25.684	4.491	
	≥4 万	27.400	1.221	

注: *表示差异性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 0.05。

Table 7. Variance analysis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different age inhabitant
表 7. 农家乐旅游对目的地不同年龄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I)年龄(岁)	(II)年龄(岁)	均值差(I-II)	差异显著性
消费生活方式	21~30	41~50	7.019*	0.000
		31~40	41~50	6.068*
闲暇生活方式	21~30	31~40	4.588*	0.015
		41~50	1.900*	0.615
	≥51	≥51	7.250*	0.000
		≥51	5.350*	0.002
交往生活方式	21~30	31~40	3.752*	0.038
	31~40	≥51	-7.188*	0.002
		≥51	-5.708*	0.029
	均值	标准差	F(组间)	
消费生活方式	21~30	26.310	4.521	7.247
	31~40	25.360	5.163	
	41~50	19.292	6.760	
	≥51	22.250	8.170	
闲暇生活方式	21~30	38.793	1.814	6.757
	31~40	37.640	1.540	
	41~50	38.948	2.039	
	≥51	35.875	3.836	
交往生活方式	21~30	35.690	2.647	4.914
	31~40	32.957	4.487	
	41~50	34.093	4.827	
	≥51	37.673	2.364	

注: *表示差异性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 0.05。

Table 8. Variance analysis on farm house enjoyment's impact on the lifestyle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 inhabitant
表 8. 农家乐旅游对不同职业目的地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I)现在从事职业	(II)现在从事职业	均值差(I-II)	差异显著性
日常生活方式	农家乐业主	种植或养殖业	10.475*	0.000
		服务员	8.675*	0.002
		其他	9.575*	0.000
消费生活方式	农家乐业主	种植或养殖业	5.827*	0.000
		服务员	14.556*	0.000
		其他	15.427*	0.000
	种植或养殖业	服务员	8.729*	0.000
		其他	9.600*	0.000
		均值	标准差	F(组间)
日常生活方式	农家乐业主	49.675	6.513	17.990
	种植或养殖业	39.200	2.821	
	服务员	41.000	3.873	
	其他	40.100	2.331	
消费生活方式	农家乐业主	27.127	2.643	136.705
	种植或养殖业	21.300	4.057	
	服务员	12.571	2.699	
	其他	11.700	1.703	

注：*表示差异性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05。

4.5.3. 农家乐旅游对不同家庭年收入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分析表明：不同家庭年收入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日常和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显著。这说明：经济收入的提高在一方面影响居民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同时改变着他们的工作、饮食、睡眠等日常生活节奏。

4.5.4. 不同职业居民受农家乐旅游对生活方式影响的差异分析

分析表明：不同职业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日常和消费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其他职业，农家乐旅游对经营农家乐的居民(业主)和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居民在“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较显著。从参与农家乐旅游程度差异的不同分析，经营农家乐的居民(业主)和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居民符合参与程度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日常生活和消费生活受到的影响越大的规律。

5. 结论与讨论

综上，我们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农家乐旅游的发展为目的地居民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休闲生活丰富，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有效提高了居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观念；提高了技能，增长了见识；社交圈不断扩大，彼此信任感增强。

2) 农家乐旅游对居民消费方式的影响要小于其他方面的影响，说明农家乐旅游在方家庄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较高的程度。

3) 不同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和职业的居民受农家乐旅游影响生活方式的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总体生活方式的 4 个指标影响越大。说明教育程度高的居民与旅游者交流的意愿程度较高。启示我们发展当地农家乐旅游的着力点在于提高农家乐经营者和参与者的文化素质，扩大农家乐旅游给居民生活方式带来的积极影响。

农家乐旅游影响不同年龄居民生活方式的内容

不同。影响年轻人生活方式主要是消费和闲暇，这与年轻人求新、求异的群体特点有关；而在生活交往生活方式方面主要改变和影响的是老年人封闭的生活状态。启示我们农家乐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居民群体的参与。

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居民，农家乐旅游对其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显著。启示我们提升服务标准，创新服务内容，增强服务意识，使当地农家乐旅游发展水平到达新高度，有效提高居民旅游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提升农家乐旅游水平的重要举措。

农家乐旅游对经营农家乐的居民(业主)和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居民在“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较显著。这说明居民参与程度越高，生活方式受到的影响越大。启示我们在扶持政策、培训力度、加大服务方面应有更大的创新，使更多的当地居民以直接从事旅游自主创业活动的方式参与到农家乐旅游发展中来，促进当地农家乐旅游发展上一

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邵琪伟. 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J]. 求是, 2007, (1): 42-44.
- [2] 刘振礼. 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J]. 旅游学刊, 1992, 15(3): 52-55.
- [3] 李经龙, 郑淑婧, 周秉根. 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3, 7(6): 80-84.
- [4] 叶玉洁. 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的影响[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8, 8(3): 16-17.
- [5] 章锦河.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2): 105-109.
- [6] 慧颖, 吴建华. 国内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004, 19(6): 87-92.
- [7] 冯智明. 国内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综述[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8(2): 284-287.
- [8] 李庆章, 许静波, 杨雪等.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生活方式[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7(1): 1-3.
- [9] 韩超. 新疆农村农家乐模式的发展及启示[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6, 5(3): 77-80.
- [10] 符明秋. 重庆市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及体质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